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六十二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券每張一位用足一年售洋念元

半激黨之闊綽婦女

（丹翁）

國務院有個電報到各省、說『俄國的過激黨、要扮做闊綽的婦女、來運動有勢力的人』、我說、要做闊綽的人、非做過激黨不可、爲甚麼呢、闊綽的人用錢如水、要是自巳的錢、和人家分了界限、錢的來源、一定容易乾的、一做了過激黨、別人家的錢、都和自巳的錢一樣、自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我說、非過激黨不能做闊綽的人了、中國現在闊綽的人、全是有勢力的人、旁人要想同他『過激』一下、很不容易、惟有他遇着婦女、便不是過激黨、他的錢也就很容易出來、眞過激黨這種政策、利用婦女、還要叫他裝出闊綽的模樣、豈不是太費事嗎、其實中國婦女、就是極不闊綽的、一旦遇着闊綽男人、也就闊綽起來了、他這個闊綽、是在他向男子過激以後、收的效驗了、但是中國婦女、並不全用激烈手段、越是外面和氣、他的手段越是過激、若是別人再要向這種婦女過激、除非是戲子馬夫汽車夫了、再不然、就是和尙道士過陰的仙姑娘他們了、周正的義務、莫想他肯拿出錢來、他是肯入而不肯出的、所以只能算個半激、對於眞正過激黨、自然是有媿的了、

以去就爭之

（丹翁）

古來的名臣、不能如他的志願、他一定是掛冠掛印跑去了的、古人叫做『以去就爭之』、其實是以去爭之、不是以就爭之、張曹王三使、這回會議、似乎仍有不滿的意思、大家嚷道、『咱們走咱們的罷』、這也要算是以去爭之了、但是古人掛了冠、冠就再不上他的頭、掛了印、印就不再到他的手、現在就有這種人、用這個法子來爭、政府那裏還怕『天地閉、賢人隱』呢、走了一個、自然就另來一個、走了十個百個千個萬個、自然來的還不止十個百個千個萬個、越去、越爭不到一點點效驗來了、他們這三位來會議、原是含武力、講和平的、現在這一走、他們便是去和平而就武力了、政府那能不害怕、與其說他們以去爭之、倒不如說他們以就爭之罷、

新文學趣談

（寄塵）

有個朋友問我、在新文學裏、聯語有沒有存在的價値、我答他道、聯語完全是機械式的文字、和新文學的眞精神、絕端反對、怎樣能存在呢、新文學、反對古典、反對虛僞、如要不用古典、不陷虛僞、聯語固然做不好、『便做好了、也是笑話、我曾看見一付新婚聯語、原來新郎姓張、新娘姓王、他們又是自由戀愛而結婚的、那聯語道、『王女士嫁了張先生、新夫妻本是老朋友、』這副聯語、處處是本著新文學眞精神做的、而且天然巧對、又確是聯語的格式、究竟這副聯語、是不是笑話、我不敢說、但是我讀了總覺得令人發笑、

聯語果然好、果然是天生成的、舊只管舊、也可存在、不過沒有多大的價値罷了、我是個絕端不做聯語的人、在沒有新文學以前、我做過各色的文字、只沒做過聯語、然而有一種天然妙對、我也很愛他、

那朋友聽了我的話、便問道、這種妙對、你可舉個例麼、我說道、古人的例很多、我記不得了、現在你隨便出一個對子、讓我來對、或者湊巧、也會好、那朋友道、『大江集』我道、『長城牌』、好不好、讀者諸君、長城牌便是一種香烟牌子、人人都知道的、這個對子、不能說他不好、但是我終不認承他有價値、不過付之一笑罷了、

能唫一濠

（蠖臛）

花光占斷上林枝。魏紫姚黃盛一時。看到牡丹原自好。要憑綠葉替扶持。

曹張王三使入京後、元首特於九日、設讌白宮以款之、讌罷、請賞牡丹、極一時歡會之盛、

靑銅萬個選勻圓。怪底洋場號令偏。別有傷心何處說。國旗還値幾文錢。

輕質銅圓、流行滬市、電車公司惡之、拒絕通用、而又漫無擇別、除滿淸舊式銅幣外、凡爲民國所鑄造、幣面以國旗爲標識者、咸在被擯之列、談者傷之、謂是亦民國不祥之朕也、

且把苞苴進一遭。英雄折節向羣豪。縱敎毫末難爲數。應勝楊朱不拔毛。

廣東女界、要求參政權不得、乃爭致餽、爲省議員壽、而其所餽之物、則大奇、蓋卽獄後語中之『德輶如』也、是物不知所自來、亦莫識其寓意之所在、然在民國女權史上、亦自成一大特色矣、

祝賀聲中一莞然。新傳遙接我先生。拿翁去後英雄少。冷落人間已百年。

廣東總統孫中山、以五月五日就職、而法人適於是日、舉行拿破侖逝世百年之紀念、蓋拿翁以是日死也、歐亞兩洲、一弔一賀、遙遙相望、可謂巧矣、中山固一時之雄、其殆將以步武拿翁爲職志乎、

雀譜敍

（大雄）

世界之所謂文野者、於何辨之、亦辨之於繁簡而已、國度愈文明、則夫國家之制度、人類之生活、愈益趨於繁複、愈野蠻、則此種種愈簡單、大之、則禮樂文章、小之、則飲食服用、自泰古以至今日、由簡而進於繁者、亦卽由野而入於文也、博雖小道、亦可以覘一國之文野、文野之判、繁簡之分耳、我國之博、若牌九、若搖攤、與西洋之所謂圖的溫者、皆村孤注於一擲、而勝負立分、人數亦無限制、斯其最簡者也、撲克則已漸繁、味亦較厚、顧猶未若雀之斐然有序、雀之較繁於撲克、卽其較文之明驗也、由雀而益進、則爲弈、蓋已超然於博之外、爲白種人類思議所不及矣、歐美交際社會、近忽一變其風尙、舍彼固有之撲克等戲、而羣趨於吾國之雀、博雅細故、然雀之流行於歐美、亦吾國文化西漸之一端也、今吾國人之自號文明者、乃鏡舍雀而趨於撲克、繁簡文野之辨、抑何其昧昧歟、寒雲主人、懼雀法之漸就湮沒、無以爲範於後世、迺以鎔經鑄史之筆、剝蕉抽繭之思、著雀譜如干卷、余讀而善之、曰、是誠保存文化之一道、故樂於付棗伊始、爲書數語、以弁其編、

翩翩

（續）寒雲

裝既並卸、翩翩低語抱殳子曰、君宇宙畸人、妾傾心久矣、今共歌舞、平生緣幸、而春春之懷、益不可釋、此去寒舍匪遙、君倖妾歸、則尤所冀焉、抱殳子曰、卿垂眷深摯、纫感不遑、使鏡香閨、益切肌誠、竊聞命矣、乃攜手出後場、款款前行、見綠楊夾道、碧草連天、

、行行約里許、抵一高宅、推扉直入、翩翩導抱殳子、至密室中、珠簾垂霧、鮫帳凝烟、夏鼎篆香、商彝聚蕊、古書芸紛懸四壁、雅靜無織塵、更覺佳麗、直若置身天上、是神仙中人、窗下並坐、飄然若昇、翩翩曰、儂生西子湖邊、幼遭匪掠、鬻諸伶家、乃習爲歌舞、現身臺榭間、五年於茲、飾家人相繼殁亡、儂始復自由身、今獨來此邦、欲擇木而棲、嚮歌自食、且藉作射屏選、何期與君邂逅、一晤相傾、殆天合之緣也、君子儻有婦、則甘執箕帚、儂非蕩婦、實拜倒風華才藻焉、抱殳子曰、鯫生雖逾弱冠、猶未行聘、卿猥爽異人、宜風塵中傑出、豈敢辱居妾媵、如承下匹、謹以禮奉聘、翩翩曰、如是、益蒿矣、竊懼無福消受耳、抱殳子、解雙環玉環、授翩翩曰、先以此環爲定、用作團圓之證、俟歸陳父母、當擬吉納采、天日照鑑、弗渝斯盟、翩翩受環、乃摘鳳釵爲報、曰、此釵用證歡合、永無折棄、相與一笑、抱殳子、樂忘所以、仰天吟嘯、不虞倚傾身墜、而蘧然覺矣、環囑寒榻、衾枕依然、幽處窮居、夢以解嘲耳、

寒雲曰、世界一大夢場、衾場一小夢場、今之擾擾、獨味爲夢、貪淫暴殺、其之夜甚、當不虞墜地遽然時耶、（完）

巾語

瀲六山房主人撰　寒雲題

□□敍□□

空谷傳聲、古有厥術、不煩唇舌、意旨通焉、昔游上北里中人、處敗多言、防洩密約、古術弗傳、乃作巾語、折疊素紈、以示歡怨、當絃繁酒沸間、或達幽衷、或傳秘事、則無懼外人之窺聽矣、个也曲中孅變、知者垂絕、多遂囂浮、舊風徵滅、瀲六山房主人、喜搜秘逸、獨擅於斯、固知爲小技、而不忍沒其巧思、爰成巾語一卷、凡百則、予適有雀譜之撰、殆皆以無益事遣有涯生者歟、遂爲之序、時辛酉四月、寒雲敍、

□□一□□

□一、將巾之全部或一部挽直、以手托之、襯於頰畔、謂我愛汝也、

□二、以巾疊成方形、持之手中、向空颺之、謂尙有事否、或尙有何語、

□三、以巾疊成方形、持之於手、謂此事已畢、並無他事、

□四、以巾疊成方形、先任意置案上、或置他處、再持之於手中、謂此事未畢、或尙有他事、

一年有半

（二五）（天笑戲述）

叔禮道、這却爲何、薙髮匠道、從前的一切費用、還罷和此刻比嗎、這也不必說了、他們當老板的、開一個理髮店、稍爲考究些的、至少也要一二千塊錢、一月的開銷、電燈自來水房金食用、要沒有一二百塊錢、就不能開門、而且現在的種種器具、都要用西洋式、裝修精亮、這纔有人進門、我們做夥計的、也得身上淸淸爽爽、再不能如從前一般的慨慨、自然也要多添置些衣服鞋襪、也要常常洗洗澡、不知不覺自然不彀用了、張先生、你瞧民國一二年的當兒、大家初剪髮的時候、東洋人以爲這是件極有利益可圖的事業、上海地方、一時之間、添了許多東洋理髮店、不下三四百家、到後來也漸漸兒關門了、可見這項生意、也不好做呢、叔禮道、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剃刀、比外國的剃刀鋒利、而且剃在面上、順流而不痛、何以你們一定要用外國剃刀、薙髮匠道、張先生、你這話眞說得內行極了、便是我們用剃刀的人、也覺得外國剃刀、遠不及中國剃刀的適用、但是決不能用中國剃刀、顧客上門、要是用了中國剃刀、人家就說這一家剃頭店、蹩腳透了、連個外國剃刀、也買不起、還用那舊式老古董的中國剃刀、這於營業上很有關係、所以明知如此、却不能不從衆、要像你張先生這樣明白的、能有幾人、何伯濤聽了、插嘴道、這種小事情、亦是見社會專制一班、不過我想起來、這形式上也很有關係、那中國剃刀雖然適用、但是這形式大難看了、要抵制外國剃刀、非將這形式改變不可、叔禮道、不差、就是那保安剃刀一物、大半也是他裝璜精緻、人家見了、覺得可愛、出門攜帶、尤覺便當、這項東西、就價目不一、從兩三塊錢一套、直至二三十塊錢一套的、無非是噴銀塗金之類、買了他一具、永遠可以用下去、就是這裏頭的刀片、用了幾回、就發鈍了、非購買新的不可、這是他一種生意、我就一年要用這項刀片兩打有餘、薙髮匠道、張先生、我教你一個法子、我前天也到一位先生那裏剪髮、他新買一具磨刀機器、這項磨刀機器、專磨這種刀片的、價錢也不貴、不過數元之譜、你可以到惠羅公司買一具、刀片鈍了、只消自己一磨就行、這種機器、是另外一個公司的出品、那保安剃刀、是搶我們剃頭的生意、這種磨刀片機器、就是搶保安剃刀公司的生意、有了這項磨刀片機器、包管你用刀片要省許多咧、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

（二二九）李涵秋著

第十六回　請訟師疑神見鬼　謁縣長叱燕嗔鶯

邵瞎子嘰咕說道、舊式結婚呢、那還須便是兩份紅帖、至今講到新式文明、那用的必是一紙證書、將來到了公堂、這證書是少他不得的、你且先取出來給我瞧一瞧、我好動手擬稿、●張敬聽到這裏、得意非常、忙不迭的點了點頭、拍手贊道、着着着、到底邵先生成竹在胸、一絲不走、你瞧這句話、何等洞中竅要、在八股文字裏便是提綱挈領的手段、海蟾你休得怠慢、快去查檢、●●●劉海蟾笑道、二位少坐、我去去便來、●●●當時三腳兩步、搶入自家房門、也學那紫薇翻箱倒篋了一會、只不見有證書的影子、急得滿頭是汗、跑出來喊道、不好不好、已先吃那賤人做了手腳了、前天他回來一趟、定然將這證書、悄悄的偷得出去、叫我撈不著他的把柄、這個怎好、（上文情事、在此一補、）張敬也急得跳起來、邵瞎子却不着慌、笑道、這沒要緊、便算他將這證書毀滅、喜期那一天、還有主婚的人、證婚的人、舍妹能狡賴、我那亡八旦的兄弟邵壁虎、不能幫着他狡賴、這案帖上、倒不可放鬆了那亡八旦、我和他誓不兩立呢、海蟾拿手摸着光頭說道、兄弟此時方寸已亂、一切總望先生主持、邵瞎子笑道、放心放心、都包在我的身上、不叫你贏這官司、我也稱不起是個大法律家、我今晚回去、拚着一夜不睡、替少爺將這案帖斟酌好了、再來覆命、●●●說畢、便假裝着起身告別、海蟾也就將手一舉、似乎送客的意思、邵瞎子見他沒有動彈、隨卽笑說道、兄弟多擾、却是飽得要死、可憐內人在家裏、餓着肚皮、不免餓得要死、意思想和少爺先通融些、張敬忙道、這話有理、海蟾也笑道、我却忘記了、邵先生要借多少、邵瞎子趁勢伸了兩個指頭、想他兩塊洋錢、不料海蟾錯會其意、轉命人給了他二十元鈔票、邵瞎子接到手裏、只是活抖、一路笑得回家去了、果然不到幾天功夫、海蟾這邊、各事部署已定、案帖由家人遞入縣署、闊少辦事、銀錢是不惜顧的、上下打點、妥而且快、衙門口一班差役、聽見劉大少夫妻打官司、好比中了彩票頭標、歡喜得甚麼似的、撈到那一張提訊的諭帖、忙不迭的先趕來尋那程佩紅、佩紅剛在自家書房裏、換了一套簇新衣服、正預備同水月庵裏去開心、猛聽見外邊有人打門、疑惑是紫薇女士打發人來奉請、喜得直跳出來、將門開放、差役忙問道、你可是程少爺不是、佩紅笑道、正是正是、兩位管家可是邵女士那裏使喚的、一定是他命你們請我去厮會、差役從懷裏掏出票子與了瞧、故意說道、邵女士麼、這上面也有他的名字、我們提了你、再去提他不遲、縣大老爺在堂上等候着足下呢、●●●

新世界交替始末

（老鮑）

新世界游戲場、從前年推倒總理錢庠元後、由股東賈榮章介紹、到花旗烟公司做押款、公司兼買辦陸錫侯監督、新世界各股東、亦就舉陸做總理、上年年初一開門、有幾件事情、多是創格、一小洞天的女堂倌、二正式舉行花總統就任、三小公園的白蘭花、四出觀音會、五轟動婦孺的活佛、這多是屬於遊戲事業的、還有舉行八省急振遊藝大會、襄助學生聯合會、開振災遊藝會、都是很有益於社會的、新年又加梅園同玻璃庭、却沒甚大希罕、今年我祇頑了一次、後來我常常出門、不去了好多時哩、前天我從南通回來、經過新世界門口、祇見鐵門關閉、寂靜無人、我很爲奇怪、回頭到新淸和晚霞那裏應酬、在席面上談到這件事、有一個姓童的告訴我、新世界一般老股東、因爲陸錫侯辦事、過於認眞、連股東夯都取銷、無論是誰、進門要買門票、所以決計贖還、但是沒有錢、空拳赤手、贖不出來、不得不出一張募集公司債的辦法、湊巧有一個南潯富紳姓邱的、投資最多、把新世界贖回、重行組織了、我聽了這話、搖着頭不信、『因爲那姓邱的、我常在息廬裏會遇見、曉得他是個小心翼翼的人、決不肯幹這種冒險營業、姓童的又說道、姓邱的自巳也沒有多少資本、他姊姊的贖款不少、裏頭還有一個姓陳、一個姓葉的過手、那位姓陳的、是當律師繙譯的、在三年前、帮這姓邱的姊姊打過一件官司、在谷縉托手裏贏出來、這椿恩惠、眞可謂『生者衔恩、死者肉骨』、這回的事、由新世界股東方面、托了姓陳的、由姓陳的去招資本家、因爲這個女流、未便出面、才叫兄弟出來做銀東、從陸錫侯手上贖還的、我說、既然已贖回來、爲甚又關門呢、姓童的說、因爲照舊係、所以暫停修理、不久當可開門、不過將來在建築上、有一點兒更動、至於怎樣更動、我們局外人、却還沒有知道、我聽了這一席話、似信非信、現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記出來再看罷了、

□介紹新聲　第三期已出版、內容優美、美術畫數幅、尤可愛、昨承施濟羣君惠贈一冊、誌謝、並介紹焉、（大雄）

雀譜

（三）寒雲

□□法格□□

○定方　四人成局後、各暫據一位、一人啓莊子合、出四子、俯置於案、和之、排成直行、先擲一骰、以定四方、如擲六點、擲者左位爲東方、餘以次推定、擲二點十點同、如擲三七十一點色、則對位爲東、如擲五九二點色、則已位爲東、如擲四八十二三點色、則左位爲東、

○定位　四方既定、復擲骰定方位、如得七點、則坐對位、拈第一子、左位者拈第二子、已拈第三子、右位者拈末一子、拈畢、各視所拈爲何字、卽易坐何方位、如拈東字者、卽就已定之東方位坐、餘依此、

○定莊　方位既定、人成各就其位、取牌砌成雙疊式、或分壘式、居東位者、擲骰二次、以定莊法、以擲得二次之點合之、減一點爲起莊之點、如初擲六點、複擲四點、合成十點、減一爲九點、九點適當已位、則已位卽爲起莊之家、

○開門　起莊後、居莊者擲骰、定開門之方、如得十點、則就右家位前之牌、以開取牌之門、右家復擲一次、以定開門之墩數、如得四點、合莊家所擲十點、共十四點、卽就右家位前之十四墩、自右第一墩起、數至第十四墩止、以第十四墩之牌二張、疊於第十二十三兩墩之上、莊家取第十五十六兩墩、右家依次各取兩墩、如是三次、各取得六墩、莊家復就取餘之牌、拈上層第一第三兩張、右家拈下層第一張、對家拈上層第二張、左家拈下層第二張、拈畢後、各以取得之牌、向已排立、於是起門矣、

○門法　莊家先取棄者、擲於案、右家如不用、卽就餘牌拈一張、如是循環至和而止、法每色以三張相聯爲一副、如一索二索三索、七同八同九同、五萬六萬七萬之類是、三張同者、亦爲一副、每次牌、得成四副并二張相同者、卽和矣、如牌有三四五同、五六七索、六七八萬、及西風三張、二萬二張之類是、手中之牌、二張相聯者、爲搭子、遇左家發一張、與此搭子相聯、卽以此搭子、吃左家所發之一張、三張並仰排於案、成爲一副、不能復收回、與手中之他牌並列矣、如已拈得、不必排出、二張相同者、爲對子、無論何家所發之牌、與對子相同、卽可碰出、與吃成一副者、並仰排於案、已拈得三張同者、爲暗坎、不必排出、如遇他家發出之牌、與暗坎同、卽開槓、將四張俱排出、就餘牌之末疊、於墩上之第一張、拈之、曰、補牌、如已拈得四張同者、爲暗槓、亦補牌一張、將牌四張、二仰二俯、排於案上、